

# 回望沂蒙情依依

陈化明

在收获与播种并进的金秋时节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置身沂蒙沂水间，探求一种神往已久的精神——

这精神，曾经象火种，  
温暖着寒夜里跋涉的信仰；  
这精神，也曾是沃土，  
生长饿死不弯腰的圣贤；  
她是云是月是星星，  
超俗脱尘，宠辱不惊……

八百里沂蒙，耸立着许多四面陡峭、顶端比较平坦的山，当地称之为“崮”。七十二崮中的孟良崮，一战驰名。1947年5月，装备精良的45万国民党军队，与27万华东野战军对决孟良崮。较量的结果是国民党王牌整编七十四师以失败告终。孟良崮战役属偶然吗？

胜利的必然性在哪里？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名叫安泰的巨人，传说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，就会力大无穷，不可战胜。如果把共产党比作战胜了敌人的安泰，他脚下的大地是什么？据不完全统计，支援孟良崮战役的地方武装和民工多达60万人，“大军连营七百里，村村灯火到天明”，配合部队救伤员、埋地雷，送水送粮送弹药……蒙阴县烟庄村的六姐妹带领全村妇女，为前线将士做军鞋、洗军衣、

筹集军马草料，两三天做好5000斤煎饼，及时送到枪林弹雨的战场。

什么是人民战争？孟良崮一战作了最生动的诠释。

也是那烽火五月的一个傍晚，时任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长的李桂芳接到通知，要在沂河支流迅速架起一座桥，保证参战部队顺利通过。村里的男子都上了前线，又缺少架桥的材料，怎么办？她和姐妹们商议后，卸下自家的木板门，用自己的身体支撑架桥。乍暖还寒的大山深处，河水冰冷刺骨。32名弱女子，肩扛沉重的门板，如中流砥柱，顽强地坚持了一个多小时，等最后一名战士通过后，她们精疲力尽，几乎瘫倒在河滩上。

可她们无怨无悔。

共和国不会忘记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，李桂芳代表姐妹们应邀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。2018年，最后一名沂蒙红嫂张淑珍与世长辞，享年104岁。如泣如诉的《沂蒙颂》，伴随老人走完了坚强的一生——

最后一碗米/送去做军粮  
最后一尺布/送去做军装  
最后一件老棉袄/盖在担架上  
最后一个亲骨肉/送他上战场

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严冬，一场激战之后，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头，一间小小的草

棚里，尚在哺乳期的妇女明德英，放下怀中婴儿，毅然撩起衣襟，捧起乳房，把奶头放入一位素不相识、身负重伤的男子口中……

女性乳房，是母爱、自尊和生命的象征。大凡世间女子，无不对其胸乳视若珍瑰。而明德英没有半点羞涩，挤出洁白的乳汁，下决心要救活这奄奄一息的八路军伤员。许是惊世骇目的大善感动了上苍，年仅十六岁的“小八路”庄新民，终于被明德英夫妇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。临行归队前，他眼含热泪告别救命恩人，重返炮火纷飞的前线……

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，明德英与闻一多、赵一曼、刘胡兰等众多英烈一起被评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。”

家徒四壁、既聋且哑——明德英，一个几乎被命运抛弃的“草木之人”，何以成为英雄、成为模范？

“春雷一声震天响，来了救星共产党。”正是这勇赴国难的红色精神，唤醒并激发了劳苦大众的家国情怀。明德英亦如兰风蕙露，嬗变成“有突出贡献”的伟大女性！

踏上这片血与火洗礼过的土地，伫立在沂河岸边，远眺层林缤纷，听流水潺潺，想起古人的一句名言：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”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察古知今，高瞻远瞩，

与黄炎培论及“兴勃亡忽”的朝代兴衰时，自信地回答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1952年冬天，保定市东关大校场，腐化堕落的天津地委负责人被处以极刑。粒粒枪声，震惊中外，如同当年的孟良崮战役，响彻悠悠时空。崭新的执政党昭示了除恶务本的勇气与担当，践行着对千万英烈和红嫂们的庄重承诺。

“兴亡谁人定/盛衰岂无凭/岁月啊你带不走/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……”是的，不应忘记。忘记过去，意味着什么？答案不言而喻。

步入沂蒙革命纪念馆，瞻仰沂蒙母亲饱经沧桑的容颜，心潮澎湃。当年由陈毅元帅命名的红嫂群体，虽然已经驾鹤西去，但她们舍身取义的壮举，沂蒙人民用血泪与汗水铸就的沂蒙精神，在神州大地谱写出了一曲千古绝唱。感慨良多，我情不自禁挥笔留言——

蒙山峻秀青未了  
齐鲁儿女多英豪  
铁骨丹心报家国  
不让须眉更娇娆  
大爱无言何处是  
沂水滔滔说红嫂

## 菊月飘香

洪振秋

秋浓郁了，故乡满山遍野开满了菊花，我想到菊花的轶文趣事。

《陆机纂要》云：“九月亦名菊月”，那时扬州、上海、杭州、徽州等地文人雅士便到了忙碌的日子，大家都会把自家最好的品种拿出来，奉献个花花世界，也为爱菊者选择品种提供平台。菊花荟萃数百种，万卉齐放，在园林里争奇斗艳。

菊花可以酿酒，《西京杂记》说，菊花舒时，并采茎叶，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可饮。故称之菊花酒，饮之则有“人淡如菊”之意趣也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认为，菊花酒“久服利血气，明耳目，轻身，耐老延年”。诗人文士对此似乎体会更深：“八十老人勤采啜，定叫霜鬓变成鸦”（郑板桥《菊花》）。

秋采甘菊花，贮以布囊，作枕用，能清头脑，去邪秽。这是《澄怀录》里的说法，我信。我天天枕个菊花枕头，自我感觉“菊花作枕有梦皆香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中黛玉写了《咏菊》《问菊》《菊梦》三首，一个江南的美女，一个从菊花丛中缓缓走来的才女，外在的眉目，内在的慧心都浸透了菊花的飘逸因子，真是花也芬芳，人也芬芳。民国江南画菊的名家中，吴笠雪之菊有疏有密，洒脱飘逸，清雅婉约，极得江南少年美人之妙；而缪谷瑛之菊，工笔双钩，随类赋彩，清艳婉约，得江南美少妇之多情；谢公展之菊花瓣曲伸，别有神韵，极具迟暮美人晚香之盛。此时，菊花是人，人也成了菊花。

菊花不趋时俗，独抱寒枝，许多高洁之士都爱菊咏菊。如“淡极名心宜在野，生成傲骨不依人”，这样的花，以及具有此类秉性的人，谁会不爱。明代名儒陆平泉初入史馆时，宰相严嵩来了，众人争着去逢迎，陆却退让一

旁，恰庭前秋菊盛开，于是说了一句话：“诸君从客，不要挤着了陶渊明！”一语双关，刻画了一幅《秋菊傲霜》的绝妙图画。

直到风雪来时，江南的田野里、庭院中，菊花枝上的素花落尽，只剩干枯挺拔的枝条，这时会有持镰的人走近它们，挨着地皮砍翻，捆成一个个大大的草捆，往厨房背去。菊花进入了简陋的乡间灶台，也进入菊花的轮回，平淡的火焰里有热烈，静寂中爆出响声，不断弥漫出来的香气，在庭梁间久久不散。

## 京门铁路

傅实

一百年了仍然躺在这里  
骨骼、汽笛也生锈了  
两旁的山峦默默绿着  
路上的藤蔓肆虐地长着

曾经运送千万吨煤炭  
将千万个日子烧得火红  
幽深的遂道将远方收藏  
仍然屹立的信号灯沉思着过往

俯身察看  
铁轨仿佛詹天佑两道坚定的目光  
拥抱着京西的千山万壑  
照亮了这块土地的梦想

（京门铁路，北京西直门至门头沟的铁路，由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于1906年主持修建，全长53公里，是京张铁路的辅助线，上世纪70年代停运。）

## 《仿王蒙山水》

唐岱

清代画家唐岱（1673~1752），字毓东，号静岩，是宫廷御用画家，工山水。唐岱用笔沉厚，布局深稳，作品称誉于时。为适应宫廷需要，唐岱的画作更趋于纤秀细腻，琐碎繁复，富于装饰性。传世作品有《重峦叠翠图》《刘长卿诗意图》《晴峦春霭图》，以及与郎世宁等合绘《乾隆帝岁朝行乐图》等。此外唐岱也有不少仿品存世，价值不菲。此图（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）即为其仿王蒙山水所作。



## 一帘秋色落疏篱

鲁珉

风吹来一个秋，夏日的暑热退去了。

感受着秋的凉意，不自主地想起峡江两岸秋的景色，也想起了在峡江边小村庄工作的那几个秋。

30年前，刚刚大学毕业的我，分配到长江边的归州。随后便挂职到一个叫八字门的村。村支书安排我住宿在村民杜叔家，一座瓜果蔬菜满篱笆的农家小院。

去村的时节也是初秋。脸上写满风霜的杜叔，笑盈盈地迎接了我。杜叔的家是几间典型峡江风格的老屋，最耀眼的，当属杜叔家院子的篱笆，在秋色下变得是那样的多彩。高高矮矮虽不整齐，但透露出一种乡下的

意。紧挨着篱笆，种了好多种瓜果花草。虽是初秋，却仍有些挂在篱笆上。丝瓜黄瓜已经变成浅黄了，只是南瓜的藤蔓仍然肆意长着，撑起一片秋天的景象。

挂职持续了两年多时间。那时还很年轻，虽出身于农村，但种菜种花却很少。那时农村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，空闲时间多。每每忙完工作之后，就漫步在农家的瓜果架下，菜园小径之中。紫色的茄子、碧绿的黄瓜，或红或紫的辣椒，甚至是路边一株紫苏，都令我感到心里安宁，仿佛它们在向我诉说一粒种子从春到秋的故事，在向我展示走向丰收的喜悦。而我，置身于这田园绿蔬中，似乎也能很快忘俗事于身外，不急不恼，心平气和。

杜叔家的篱笆小院在清晨是美的。麻雀、喜鹊，还有些不知名的鸟儿，叽叽喳喳叫着，在篱笆上飞来飞去。它们时而飞过屋顶，落在屋脊上。时而飞到篱笆上，在藤蔓间穿梭，有时还落在还是青色的南瓜上，啄食几下。若有风吹过，篱笆上的嫩藤小花，便随风摇摆。若有一只鸟儿受惊了，便立马飞开，其他鸟儿也一窝蜂地跟着飞，呼啦一下飞向远处就不见了。

农家的夜最是寂静。天气晴好月光皎洁，微风吹拂，篱笆上各种藤蔓的影子印在杜叔家屋的墙上，就左右摇晃着，夜空里都散发着藤蔓植物特有的清香。月色透过篱笆架洒落下来，四下里都是蛙鸣和虫子的叫声，晚归的农人三三俩俩从门前小路走过，脚步或急或慢。此情此景，便想起了陆游的《疏篱》：“数掩围柴荆，王维画不成。尤怜月中影，特

地起诗情”。

杜叔偶尔闲下来，会在小院中的石桌上，放几把花生，或是瓜子，或是油炸干土豆片，拿出白醋的苞谷酒慢慢地喝。很多时候，见我是一个人，也喊我陪他喝酒。开始那酒入喉太苦，也辣，呛得直冒眼泪。喝的次数多了，就习惯了。喝一小口，苞谷酒特有的香气立马弥漫嘴。久而久之，与杜叔便成了无话不说的酒友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喝酒的，现在只要一端酒杯，当年在月下与杜叔喝酒的情形就浮现在眼前。

岁月荏苒，季节如流，转眼一帘秋色落满疏篱。越是如此，越是思念那落在杜叔家小院前篱笆上的秋，不仅有金黄，有浓绿，也有橙红，更有轻柔与婆娑。秋色的深与浅，构成了一幅画，映照着记忆里的一道道篱笆。

刘亚华

我中专毕业时，恰逢下岗分流的高峰期，“没工作”的我只得去广东打工。那时候的就业环境差，妄想找个办公室文员工作的我在酷夏里东奔西走了一个月，在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后，最终进了一家破败的小工厂打工。

小工厂管理很差，工作非常辛苦，员工每天都得加班到凌晨两点，刚刚步入社会的我总是笨手笨脚，不仅受到小组长的百般挑剔，而且还受到同事们的排挤和奚落，处处碰壁，渐渐地，无助的我彷徨起来。

放弃这份工作回家帮助母亲种田吧，种田至少不会挨骂，种田至少不会半夜三更还在加班！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我一个最信得过的老师，老师鼓励我说：“别灰心，坚持一下，总有一盏灯会为你点亮！”

收到信后，我沉思了很久。种田不会每月都发工资，而这些不多的工资，还是我那年幼妹妹的学费，我不能不顾家人不顾，于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并且，我以积极的心态重新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：干得比老员工还要卖力。3个月后，我终于得到“提拔”，做了仓库保管，责骂声少了，自由多了，睡眠时间也多了。我继续努力，1年后开始做业务跟单，告别了繁琐的仓库保管生活，心里开始憧憬充满阳光的生活。

这一做业务跟单就是10年，之后的我在公司进入了管理层，身居“要职”，工作顺心如意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两个孩子在家由婆婆照料，而自己并没有尽心尽职，心里很内疚，一下就对每天早出晚归的打工生活厌倦起来，于是决定回家。周围的朋友担心我回家后无事可干，都劝我留下。

回家能做什么事呢？当时心里也茫然。摆摊、开店、超市打工，还是做淘宝？可这些工作我都试过，并不适合我。一时间我头疼极了，我不知道我除了做家务外，还能胜任什么工作。

想来想去，突然萌发了做“自由撰稿人”的念头。我读书时作文写得很好，后来因为打工放弃了。何不试试呢？想到这些，我的眼前有了一丝光亮，于是我拿起了笔。每天早上5点起来写稿，研究报刊杂志风格，一直到晚上11点才睡觉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文章越写越顺手，还收到了编辑部的约稿信函。这样坚持6年后，我的稿费收入和打工时的工资不相上下，我一边写稿，一边照顾公婆和孩子，生活终于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人生路上，遇到困境别灰心失望。要知道，前路漫漫，机会很多，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，只要不放弃，努力去生活、去工作，你一定会过上心仪的生活。



打工文学概英

## 水乡鸡头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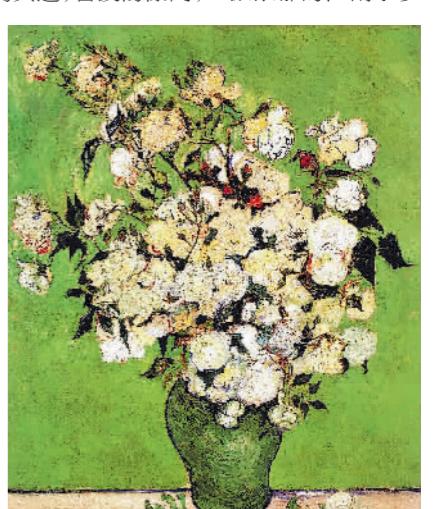
江初昕

这种水生植物禾杆上的头部极像一只鸡头，故当地人多称之为鸡头莲。“一塘蒲过一塘莲，荇叶菱丝满稻田。最是江南秋八月，鸡头米实蚌珠园。”清代郑板桥诗中的鸡头米亦指此物。

鸡头莲多生长在静水塘中，对水质要求高，虽是平静的水面，但必须有活水流动，只有这样的环境下，鸡头莲才能长得生机旺盛。6月，水面上便冒出碧绿的叶子，随着水波逐浪，叶子便逐渐开大开圆，漂浮在水面，把水面遮盖得严严实实。放眼望去，碧绿的一片，心情也不由得舒畅。别看其叶子表面光滑可人，但叶底下却长满了肉刺，我们小孩对这种水生植物都远远地躲开，生怕被鸡头莲叶子上的刺刺着。当如盖的鸡头莲铺满了水面时，会无意间发现在这些绿叶间冒出不少拳头大的苞头来，一个探头探脑，仿佛是在观察身边的情况。不久之后，这些苞便绽放出花来，花瓣是紫色的，花蕊是黄色的，就像睡莲花一样悠闲的躺在水面上，靓影倒映在水面上，交相辉映，宛若对镜梳妆，容颜相悦。轻卧于碧波之上，更添加了些许静谧优雅的美。它立于水中，与骄阳相伴，和明月相随，把全身的繁华展现于大众眼前，让人观赏品味。

等花儿谢去，鸡头莲的禾杆就顶着一个长满刺的苞探出水面，等这个苞浑身泛红的时候，里面的果实也就成熟了。这时，水乡的大人们穿上连体雨衣，戴上胶皮手套，下到河塘里收获鸡头莲了。收获鸡头莲的时候，是连同水下的禾杆一起拔出来。运到岸上后，用镰刀割下禾杆顶端的鸡头莲，余下的禾梗撕去表皮，和辣椒同炒，爽脆可口，是一道时新的下饭菜。鸡头莲浑身同样长满了刺，得把它踩在脚下，用利刃剖开，里面是一层海绵状的胞衣，在胞衣里头，一颗颗鸡头米藏匿于其中，用刀轻轻掏出，再将果实捡入盆中洗净。这样的鸡头米外表呈褐色，还有一层硬壳，最难剥的就是这层外壳了。剥开外面的表皮后，便露出玉白色的果肉来，放入嘴里轻轻一咬，黏糯糯的，有一股甘甜味道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采鸡头莲，剥鸡头米吃，是最愉快的享受。在鸡头米收获的秋季，父亲母亲会划着小船到湖港里采来很多鸡头莲。剥鸡头米一定要耐得住性子，我最怕剥鸡头米外壳了，剥久了，指甲会生痛。晒干后的鸡头米可煮粥，亦可酿酒，碾成粉和糯米掺杂在一起，可做鸡头米糕。

乘坐一艘小船，划向水中，船舱里载满了刚采上来的菱角和鸡头莲，碧波荡漾间，一派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弥漫开来。



玫瑰花瓶

文森特·梵高 [荷兰] 玛丽·卡特林